

漢語“A 乎其 A/A”的構式化歷程與系統特徵 ——兼論“乎其”的構式中綴性

曹運波

北京師範大學

提要

“A 乎其 A/A”作為漢語中一類表達語義強渲的獨特結構，從先秦延續至今，本文基於構式視角系統考察其歷史演變軌跡。研究發現，該結構的構式化始於上古時期“乎”“其”的跨層連用，經由中古時期的框架初現與重新分析、近代的構式深化與能產擴展，至現代圖式收斂、原型凸顯與完全構式化，構式義從早期的狀態描摹逐漸演化為主觀極量的情感強渲。該構式系統的核心特徵表現為：構體三層級類型、常項凝固性強、構件主要為相對性質形容詞，“加強”的構式義因並列、對舉、比較和語用推理浮現，重新分析、仿造類推和固化規約是其重要產生機制，“雅”“俗”雙重表達需要是其產生動因，其成功主要源於極量義表達的有效拓展，而白話文的興起是實現完全構式化的最終力量。在構式化進程中，常項“乎其”形式上表現出中綴特徵，但其性質與功能須置於構式整體中理解，可視為一種構式中綴性標記。本文認為，構式視角可為漢語中綴的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思路。

關鍵詞

“A 乎其 A/A”構式，構式化，構式特徵，構式中綴

1. 引言

“微乎其微”“神乎其神”“荒乎其唐”“渺乎其小”等四字格式，是現代漢語中一類用於表達極致程度與強烈主觀情感的特殊結構，其形式可概括為“A 乎其 A”或“A 乎其 A”。¹其中，“微乎其微”與“神乎其神”已被《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2016: 1359, 1162）收錄，分別釋義為“非常少或非常小”和“神秘奇妙到了極點”，並作為常用詞列入《現代漢語常用詞表》（第2版）（李行健、蘇新春主編 2021: 107, 173）。因此，無論是從整體意義無法完全由組成成分簡單推知來看，還是從“微乎其微”“神乎其神”所具有的足夠使用頻率，抑或是從類推過程中體現的“有損記憶”特徵，“A 乎其 A/A”結構在現代漢語中均具備構式屬性。²

長期以來，學界對“A 乎其 A/A”結構的關注，主要集中於“乎其”的性質判定。自呂叔湘（1979: 49）提出“乎其”可視作中綴，支持與質疑之聲並存。支持者如錢乃榮（1990: 168–169）認為其符合不成詞虛素、起語法作用的詞綴特徵；施春宏（2011: 22）則將其歸為“詞根 + 中綴 + 詞根”類合成詞中的附加成分。質疑者如蔣宗許（2009: 303）認為，這一結構僅為古代漢語中“乎”作嘆詞、“其”作代詞用法的仿古遺留。作為學界常援引的中綴例證，相關爭議迄今未止。然而，孤立爭論“乎其”是否為中綴，既難以徹底釐清其性質，亦無法深入揭示該結構在漢語中的本質特徵。一方面，此類討論易忽略“乎其”所依託的整體結構在形式與功能上的獨立性與系統性；另一方面，靜態的共時定性也難以解釋該格式何以形成、何以類推。鑒於此，本文認為，若要深入理解“A 乎其 A/A”表達及其“乎其”的性質，應將其置於該構式整體的歷時演化進程之中進行考察。

研究將“A 乎其 A/A”界定為語義強渲構式，即通過特定語言手段實現語義強化與渲染的構式，並採取構式化研究路徑，綜合運用 CCL 語料庫、BCC 語料庫、中國基本古籍庫、瀚堂近代報刊資料庫及微博等資源，結合共時分析與歷時考察，重點解決三個問題：“A 乎其 A/A”如何通過歷時演變，形成以“乎其”為形式標記的語義強渲構式系統？該構式系統在形式、語義、句法及生成機制上有何特徵？構式中的“乎其”是否以及在何種意義上可被視作一種中綴？

¹ A 與 A' 為同義或近義單音形容詞。

² 姜望琪（2022）對“構式”定義（或核心觀念）的變遷進行了詳細介紹，Goldberg 的“構式”定義從 1995 年的形式或意義“不能嚴格預測”到 2006 年修訂為“只要有足夠的出現頻率”，後 2019 年改為“有損記憶”。

2. “A 乎其 A/A” 的構式化歷程

特勞戈特、特勞斯代爾（2019: 35）指出：“構式化是指形式_新—語義_新（組合）符號的產生。它在一定數量說話者的語言網絡中形成新的類型節點，這些節點有新的句法或形態並有新的語義。它的產生伴隨著不同程度的圖式性、能產性和組合性的變化。圖式的構式化總是源自一系列微小的步驟，因而是漸變的。”向熹（2010: 42–43）將漢語史分為四個時期，其中商、周、秦、漢時期為上古期，六朝、唐、宋時期為中古期，元、明、清時期為近代期，“五四”運動到現在為現代期。本文參照向熹的漢語史分期意見，以 CCL 語料庫為統計核心，以其他主流語料為補充，圍繞構式化程度、形式類型、典型構例、語義表現、句法特徵、語用表達、前 A 與後 A 或 A' 的關係等維度對語義強渲構式“A 乎其 A/A”的歷時演變情況進行考察，還原構式化的具體過程。

2.1. 上古期：構式萌芽與跨層連用

上古期是“A 乎其 A/A”構式的萌芽階段，該結構尚未凝固為真正意義上的構式，而是“[A+ 乎]+[其+VP/AP]”鬆散跨層組合中的一類，如例（1）“桀乎其必不渝移”和例（2）“淡乎其無味”。據 CCL 古代漢語語料統計，該時期符合“A 乎其 A/A”基本特徵的用例僅 10 例，構例數量有限。³從形式類型來看，可分為“純單音式”和“疊/綴單音式”兩類。⁴“純單音式”為“A 乎其 A”，共 3 類 4 例，構例為：懇乎其誠（1 次）、懿乎其純（1 次）、頽乎其順（2 次），用例如例（1）（3）；“疊/綴單音式”為“AA 乎其 A”，共 5 類 6 例，構例為：洞洞乎其敬（1 次）、齊齊乎其敬（1 次）、愉愉乎其忠（1 次）、屬屬乎其忠（1 次）、溫溫乎其和（2 次），用例如例（4）。

- （1）懇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呂氏春秋》）
- （2）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老子》）
- （3）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頽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禮記》）

³ 鑒於古今漢語單字信息密度差異，以及歷代語料庫總字數缺乏統一精確的統計標準，本文各時期用例不做單位字所含構例數的標準化統計，而以原始頻次與類型豐富度為主要觀察指標，同時結合各時期語言系統的整體面貌與文獻特徵進行互證。

⁴ 根據構件的複雜程度，本文將“A 乎其 A/A”構式系統的構例分為三類。第一類為“純單音式”，即“乎其”前後均為單音節形容詞；第二類為“疊/綴單音式”，即“乎其”前後均為單音節形容詞，但單音節形容詞有可能重疊（疊）或添加其他輔助成分（綴）；第三類為“複合/缺項式”，即“乎其”前後均為形容詞，但可能是複合式合成詞，或缺失前後某一部分。

- (4) 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禮記》）

在構式化程度上，該階段“乎”與“其”仍保留各自獨立的語法功能，未形成凝固組合：“乎”作為形容詞尾后綴，增強前項 A/AA 的狀態描摹性；“其”作為助詞，附著於後項 A' 前起輕微加強作用，二者凝固度不高，尚未浮現出“極其 A”這類脫離成分義的整體性強渲染義。一方面，結構整體意義為“A 的狀態 + 加強 + A' 的語義”，屬於成分義的線性疊加帶來的程度加強；另一方面，結構整體意義仍可大致預測。如例（1）“懇乎其誠”表示“懇懇之誠”之義（劉生良評注 2015: 404）；例（3）“頽乎其順”表示“很恭敬”（錢興奇譯注 2019: 76）；例（4）“洞洞乎其敬”“屬屬乎其忠”分別表示“誠心而又恭敬”“專心而又忠誠”（錢興奇譯注 2019: 411）。尚未凝固為“極其誠懇”“極其恭敬”的強渲染義。但強化與渲染功能在並列對舉語境中初步浮現，如例（4）中“洞洞乎其敬”與“屬屬乎其忠”並列，通過重複“乎其”結構形成語氣累積，為後續構式義的獨立浮現埋下伏筆。

在句法語義上，該階段的“A 乎其 A/A'”結構主要充當狀語，修飾動作或狀態；語義聚焦於禮儀行為、品德修養等抽象範疇。在前 A 與 A' 的關係上，A 與 A' 為同義或近義，語義指向單一且明確，兩者存在“AA'”並列複合詞組合形式。如“懇乎其誠”與“懇誠”、“懿乎其純”與“懿純”、“頽乎其順”與“頽順”、“齊齊乎其敬”與“齊敬”、“溫溫乎其和”與“溫和”同期共存，佔比 62.5%。而“愉愉乎其忠”之“愉忠”、“洞洞乎其敬”之“洞敬”、“屬屬乎其忠”之“屬忠”則古今均不存，佔比 37.5%。

總之，上古期的“A 乎其 A/A'”尚處於句法組合階段，功能上側重狀態描摹與修辭強化，語義上依賴成分疊加與語境強化，但未形成不可推導的構式義，屬於語義強渲染構式演變的源頭與基礎階段，為後續的重新分析提供了結構基礎。

2.2. 中古期：框架初現與重新分析

中古期是“A 乎其 A/A'”構式化的關鍵發展階段，構式從鬆散跨層組合逐步向固定框架演進，核心標誌是“乎其”的重新分析與構式義的初步浮現。據 CCL 古代漢語語料統計，該時期符合“A 乎其 A/A'”基本特徵的用例共 149 例，涵蓋 55 種不同類型，較上古期數量顯著增長，形式也趨於豐富，但“A 乎其 A”和“AA 乎其 A”仍為主流，並湧現出“藐乎其小”“淵乎其深”“窅窅乎其深”等新構例。

“純單音式”包括“A 乎其 A”與“A 乎其 A'”，其中“A 乎其 A”式首次出現，反映該結構向形式對稱化發展。“疊/綴單音式”呈現多元化創新，展現出構式形式的靈活性與能產性。具體構例詳見附錄，基本情況分佈如下：

表 1 中古期 “A 乎其 A/A'” 構式類型統計表

類型	格式	種類		構例	
		數量	佔比	數量	佔比
純單音式	A 乎其 A	5	9.09%	7	4.70%
	A 乎其 A'	21	38.18%	57	38.26%
	小計	26	47.27%	64	42.95%
疊 / 綴單音式	(1) AA 乎其 A'	10	18.18%	48	32.21%
	(2) A 乎其有 A' ⁵	6	10.91%	16	10.74%
	(3) A 乎其 A' 然 ⁶ /A 然乎其 A'	2	3.64%	6	4.03%
	(4) A 乎其 ad+A' /ad+A 然乎其 A' ⁷	3	5.45%	4	2.68%
	(5) 1 至 4 的組合	5	9.09%	5	3.36%
	小計	26	47.27%	79	53.02%
複合 / 缺項式	A 乎其 (有) A ^(X+Y) 8	3	5.45%	6	4.03%
總計		55	100.00%	149	100.00%

該時期構式化的核心突破在於開始重新分析與構式義逐漸浮現：“乎”與“其”的獨立功能逐漸虛化，從跨層連用向凝固組合轉變；構式義從成分疊加轉向語義強化，不再局限於“狀態 + 加強”的線性組合，而是浮現出“極度 A”的整體性強渲染義，且無法通過成分義直接推導。如：

- (5) 大抵作文欲自出機杼者極難，而古賦為尤難。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雖昌黎亦以為然也。（《齊東野語》）
- (6) 歲可得七十餘萬緡，足計九十餘萬緡省，霈乎其有餘矣。其道約而易行，其說簡而易明。（《嶺外代答》）
- (7) 凜乎其嚴，岌乎其危。匪曰設戒，理則如斯。不將不迎，不留不處。（《東萊集》）
- (8) 江藐乎其小，豈能當楚之久圍？堂堂方彊之楚，外攻內守，卒乘有餘力，豈一處父所能怵而回之？（《春秋說》）
- (9) 凡曰引年，莫非延世，推之半祿，待以優恩，其於惇勸之方，可謂至乎其至也。（《包孝肅奏議》）

⁵ “有”，助詞，作形容詞詞頭。
⁶ “然”，助詞。作形容詞詞尾。
⁷ “A”或“A'”前加表程度加深的副詞。
⁸ “複合 / 缺項式”的核心是“A^(X+Y)”，即A'是複合式雙音節形容詞。另外，“（有）”，即“A^(X+Y)”可能加作形容詞詞頭的助詞“有”。

在“戛戛乎其難”中，“戛戛”本身是摹狀詞，“乎”的詞尾功能已很弱，“其難”也難以獨立理解為“那樣的困難”，“乎其”分析性減弱，整體趨於凝固，表達“非常艱難”的極致程度。“霈乎其有餘”“凜乎其嚴”“岌乎其危”“藐乎其小”同理。在同時期語言中，“至至”本可以表示“最高境地”之義，而“至乎其至”同樣表達了極致義，證明了“A 乎其 A”格式的整體意義可大於部分的加和，是構式化正在發生的直接證據。

不可否認，此時的線性疊加的“[A+ 乎]+[其+VP/AP]”鬆散跨層組合仍然存在，如例（10）和例（11）：

- (10) 嘗試憑欄而下瞰，淵淵乎其深測之，凜然使人毛髮盡立，雖明可以燭鬚眉，而了不知其紀極也。（《咸淳臨安志》）
- (11) 今之解經者，不以莊則以列，不以佛，則以老，浩乎其無涯，冥乎其無心，指鬼神之情狀以言乎分義，推有無之體用，以及乎政教。（《淨德集》）

語義層面方面呈現顯著拓展：一方面，A 的語義範疇從上古期的品性、禮儀類，擴展至難度、規模、程度、空間等多個維度，構式適用場景從禮儀描述延伸至社會生活多領域。另一方面，同義構例呈現集群化特徵，表“非常充足”的有“綽乎其有餘”“綽乎其有裕”“沛乎其有餘”“綽綽乎其有裕”“霈乎其有餘”等 5 種“疊/綴單音式”，還有“[A+ 乎]+[其+非重疊式雙音節 A']”的“綽乎其有餘裕”“沛乎其有餘裕”；表“非常困難”的有“戛乎其難”“戛戛乎其難”“戛乎其甚難”等 3 種“疊/綴單音式”；表“非常小/少”的有“渺乎其小”“藐乎其小”等，此構式在語義表達上能產性提升。

句法功能方面，除如例（8）繼續高頻作謂語外，構式還如例（5）（6）用於評論性分句或獨立成句，“哉”“矣”字煞尾增強了話語功能。

前 A 與後 A 或 A' 的關係方面，55 種類型中有 37 種同期有並列複合詞組合形式，佔比 67.3%，如“綽乎其有餘”之“綽綽有餘”、“寂乎其清”之“寂清”、“原乎其始”之“原始”。但也有部分組合開始逐漸走向凝固，如“浩乎其沛然”中“浩”與“沛”後發展為“浩沛”，這種並列組合源於構式義強化需求，推動成分語義融合與聚焦。

綜上，中古期是“A 乎其 A/A'”構式形成的關鍵階段。“A 乎其 A”式產生，形式上類型豐富，能產性提高；語義上構式義逐漸凝固，表達範疇顯著擴大；句法上功能有所擴展，框架漸趨定型。這一時期的演變為此後該構式的完全成形奠定了重要基礎。

2.3. 近代期：構式深化與能產性擴展

近代期是“A 乎其 A/A”構式化的成熟與鼎盛階段，構式完成從框架初現到固化的進一步發展，形成穩定的“形式—意義”配對，能產性與規約性達到歷史頂峰。據 CCL 古代漢語語料統計，該時期符合“A 乎其 A/A”基本特徵的用例共 242 例，涵蓋 92 種不同類型，較中古期數量進一步增長，形式也進一步豐富，“A 乎其 A”和“AA 乎其 A”仍為主流，但“純單音式”數量已與“疊 / 綴單音式”基本持平且種類超過了“複合 / 缺項式”。

形式類型的豐富與核心構例的固化是本階段的突出表現。一方面，構式類型進一步擴展，新增了“A 乎其 A'A”和“AA 乎其（有）A^(X+Y)”等“疊 / 綴單音式”，而“A 然乎其 A”和“A 乎其 ad+A” / “ad+A 然乎其 A”則未出現，顯示出結構內部的複雜化與表達潛能的增長。另一方面，現代漢語中“微乎其微”“神乎其神”“荒乎其唐”等高頻核心構例均在此期產生並定型，且常見於清代白話小說中，如例（12）至（15）。具體構例詳見附錄，基本情況分佈如下：

表 2 近代期“A 乎其 A/A”構式類型統計表

類型	格式	種類		構例	
		數量	佔比	數量	佔比
純單音式	A 乎其 A	11	11.96%	29	11.98%
	A 乎其 A'	34	36.96%	83	34.30%
	小計	45	48.91%	112	46.28%
疊 / 綴單音式	(1) AA 乎其 A' /A 乎其 A'A'	26	28.26%	69	28.51%
	(2) A 乎其有 A'	8	8.70%	29	11.98%
	(3) A 乎其 A' 然 /A 然乎其 A'	1	1.09%	7	2.89%
	(4) A 乎其 ad+A' /ad+A 然乎其 A'	——	——	——	——
	(5) 1 至 4 的組合	2	2.17%	8	3.31%
	小計	37	40.22%	113	46.69%
複合 / 缺項式	A 乎其（有）A ^(X+Y) 9	10	10.87%	17	7.02%
總計		92	100.00%	242	100.00%

9 “複合 / 缺項式”的核心是“A^(X+Y)”，即 A' 是複合式雙音節形容詞。另外，“（有）”，即“A^(X+Y)”可能加作形容詞詞頭的助詞“有”；“A(A)”，即 A 可能重疊。

構式化程度的深化體現在“乎其”的進一步凝固與構式義的獨立規約化，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性中綴標記已然成熟，緊密嵌入前後形容詞之間。構式整體意義規約化為表達“主觀極量”與“情感強化”，其語義不可再從組成部分簡單推導，主觀評價色彩遠超客觀描述功能，成為一個准熟語性單位。如：

- (12) 老道曰：“爾之功夫固稱堅穩矣，若云靜境中之微乎其微，尚未造於至極。須入鬧市，為繁華所炫，美色當前，俱如處密室一般，清心寡欲之功始得。”（《繡雲閣》）
- (13) 只因當時的民智，不過如此，都以為這個神乎其神的，他們要這樣做出來，我也只可照樣敘過去。（《九命奇冤》）
- (14) 高中堂笑道：“賢弟責備得不錯！但一說到辦法，就是難乎其難。韻高請飭海軍遊弋日本洋，這到底是空談還是辦法呢？”（《孽海花》）
- (15) 公子道：“益發荒唐之至！此所謂既荒且唐，荒乎其唐，無一而不荒唐者也！”（《兒女英雄傳》）

例（12）的“微乎其微”不是“微的狀態+加強+微”的簡單疊加，而是“非常細微”的固定表達；例（13）“神乎其神”傳遞“神秘奇妙到極點”的主觀評價，主觀情感色彩遠超客觀描述功能。例（14）和例（15）同理。

與中古期一樣，此時的線性疊加的“[A+ 乎]+[其+VP/AP]”鬆散跨層組合仍然存在，如例（16）和例（17）：

- (16) 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廣博物志》）
- (17) 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為時無幾也。（《靜修集》）

同時，語體分佈呈現顯著分化，一方面延續於文集、筆記等典雅書面語中；另一方面則廣泛進入白話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如例（12）至（15），用於誇張、評價或抒發情感，語用功能覆蓋敘事、議論與抒情多類場景，顯示出語體適應力。前A與後A或A'的關係則呈現穩定的高度凝固性，92種類型中有64種同期存在並列複合詞組合形式，佔比69.6%，如“惕乎其惕”之“惕惕”、“本乎其質”之“本質”、“井井乎其有條”之“井井有條”，並列組合是其構式的主流語義關聯模式。

綜上，近代期是“A乎其A/A”構式歷時演變的成熟階段。形式上類型完備、能產性高；語義上構式義完全獨立並穩定固化；句法上功能多元、應用靈活；語體上相容雅俗，通行於多種語境。現代漢語中該構式的基本面貌與核心成員在此期得以奠定，標誌著其構式化進程的基本完成。

2.4. 現代期：圖式收斂、原型凸顯與完全構式化

進入現代漢語時期，“A 乎其 A/A” 構式的發展軌跡發生顯著轉向：歷時積累的豐富“疊 / 綴單音式” 急劇萎縮，使用高度集中於少數幾個高頻固化成員，整體呈現出圖式收斂、原型凸顯、完全構式化的穩定狀態，線性疊加的 “[A+ 乎]+[其 +VP/AP]” 鬆散跨層組合基本不再使用。根據 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統計，該時期相關用例總量達 3878 例，但形式類型銳減至僅 24 種。與近代期相比，形式類型顯著簡化，僅存“A 乎其 A” “A 乎其 A'” 及“AA 乎其 A” 三類和少量“複合 / 缺項式”，且種類能產大幅降低，呈現出“核心構例主導、圖式高度收斂” 的鮮明特徵。

在全部用例中，“A 乎其 A” 式佔據絕對主導，佔比 98.84%，其中“微乎其微”（2954 例 / 76.2%）、“神乎其神”（743 例 / 19.2%）與“難乎其難”（110 例 / 2.8%）三者合計即佔總數的 98.2%，構成了該構式不可動搖的原型核心。相較之下，“A 乎其 A'” 式及“AA 乎其 A” 式用例稀少，多屬歷史遺留、特定引用或臨時創造，該構式的能產模式已高度聚焦於同形複現的“A 乎其 A” 圖式。具體構例詳見附錄，基本情況分佈如下：

表 3 近代期“A 乎其 A/A” 構式類型統計表

類型	格式	種類		構例	
		數量	佔比	數量	佔比
純單音式	A 乎其 A	10	41.67%	3833	98.84%
	A 乎其 A'	9	37.50%	24	0.62%
	小計	19	79.17%	3857	99.46%
疊 / 綴單音式	AA 乎其 A'	2	8.33%	17	0.44%
複合 / 缺項式	A 乎其哉 / 若乎其 A	3	12.50%	4	0.10%
總計		24	100.00%	3878	100.00%

從其他語料也可得出同樣的結論，儘管整體能產性下降，該構式並未完全喪失生成新例的潛力。在網絡語體、廣告文案、網絡表達等非正式語境中，仍可見少量基於原型框架的臨時類推，但接受度有限，多帶有仿古或修辭色彩。如“危乎其險”（《力報（1937-1945）》1938-08-17）、“神乎其妙”（《老秘密》1929-05-25）、“滑乎其稽”（《濱江日報》1941-08-18）等。另有一些變異結構，如“A 乎其乎”：

(18) 衝鋒衣的作用真的是這幾年被各大平臺、博主和商家帶跑偏，以至於讓大部分消費者認為它真的神乎其乎。（微博 糖豆酥角 2024-05-22）

而語體分佈方面呈現二元分化，使用場景高度特化。統計顯示，在 CCL 現代語料庫中，《人民日報》1422 例，佔比 36.7%；微博、微信公眾號等網絡語料，1847 條，

47.7%。僅這兩種語料合計佔比 84.4%。在新聞語體中，四音節的典雅節奏與“乎其”的文言殘留色彩適配莊重、規範的表達要求，如（19）（20）；而在網絡語體中，其固有的“主觀極量”義則成為情緒宣洩與誇張評價的便捷載體，如（21）（22）。這種分化反映了構式在現代語境中兼具文雅認同與情感表達的雙重語用功能。

- （19）當今的時代，是人民戰爭大放異采的時代。美帝國主義把原子彈吹得神乎其神，妄圖嚇唬革命人民。（CCL·《人民日報》1965 年）
- （20）我國歷史上不缺能工巧匠，也不缺能工巧匠創造的巧奪天工的成果，但是卻缺乏對於能工巧匠的尊重，能夠載入史冊的能工巧匠微乎其微就是明證。（CCL·《人民日報》2016 年）
- （21）沒錯，互聯網也被一群鳥人搞得神乎其神！不裝 B，估計得死！（CCL·微博·2012 年）
- （22）男朋友嫌棄我胖了～給我買了一個被他說得神乎其神的東東！光速磨卡圈～（CCL·網絡社區問答·2010 年代）

句法功能使用進一步靈活，可自由充當謂語、定語、補語等多種成分。但其使用仍受一定規則制約，充當定語時必須添加“的”；作補語時則通常出現於“得”後，用以補充說明動作或狀態的程度。分別如：

- （23）俗話說：水無常形水難畫，黃河之水就更不好畫了，畫有個性特點的水更難，畫大江大海的水則難乎其難，所以歷史上以黃河為題材的經典美術作品並不多見。（CCL·微信公眾號 2016 年）
- （24）這些看起來微乎其微的細節，在實際作戰中意義非凡。（CCL·《人民日報》2018 年）
- （25）目前國內市場上鈣劑很多，大有鋪天蓋地之勢，廣告宣傳得神乎其神，但大家一定要科學、合理地加以利用。（CCL·網絡社區問答·2010 年代）

前 A 與後 A 或 A' 的關係凝固性則有所降低，20 種類型中有 5 種同期存在並列複合詞組合形式，佔比僅 25%，分別為：“微乎其微”之“微微”、“神乎其怪”之“神怪”、“藐乎其小”之“藐小”和“渺乎其小”之“渺小”，低於前 3 個時期，並列組合不再是其構式的主流語義關聯模式。

綜上所述，現代期的“A 乎其 A/A'”構式已完全定型，演化為一個以“微乎其微”“神乎其神”“難乎其難”為絕對核心、圖式高度收斂、能產性受限的特異構式。其在共時層面呈現“原型固化—邊緣類推”的穩定狀態，在官方媒體和網絡社區兩大語用領域中分布廣泛，句法功能靈活而規約。這一階段標誌著該構式歷時演化的最終完成，成為一個兼具文言色彩與主觀強調功能的現代漢語典雅表達格式。

3. “A 乎其 A/A” 構式系統的核心特徵

構式特徵是構式研究中關鍵的一環，包含諸多內涵（施春宏 2017）。基於前文對“A 乎其 A/A”構式化軌跡的梳理，本節將聚焦構式系統的構體層級與構件性質、構式義及其浮現機制、形成機制及動因等維度，刻畫“A 乎其 A/A”構式系統的核心特徵。

3.1. 構體層級與構件性質

3.1.1. 構體層級

基於第二節“A 乎其 A/A”的構式化歷程”對四個歷時時期構式類型與具體用例的統計，可以發現該構式由簡至繁可分為“純單音式”“疊/綴單音式”“多音/缺項式”三個層級，且層級系統總體經歷了“萌芽期單一化—發展期多元化—成熟期定型化—現代期收斂化”的演進，各層級在不同時期的分佈特徵與功能定位動態變化。其構體系統演變呈現三大趨勢：

其一，系統層級從“疊/綴單音式”主導到“純單音式”核心。上古期以“疊/綴單音式”的“AA 乎其 A”為主流；中古至近代，“純單音式”與“疊/綴單音式”並駕齊驅，系統最為繁複；現代期則“純單音式”佔據絕對主導。這種層級重心的轉移，說明該結構從一種句法性、描寫性的修辭組合，演變為一個詞彙性、評價性的凝固構式的構式化歷程。

其二，形式類型從擴張到收斂。從上古到近代，構式種類數急劇增長，形態豐富，特別是“疊/綴單音式”類型迭出，體現該構式框架形成初期的高能產性與表達潛能。然而，進入現代期後，種類數銳減至 24 種，且“純單音式”佔比大幅提升，表明構式圖式高度收斂，能產性顯著降低，系統趨於穩定。

其三，構例從分散到絕對中心。“A 乎其 A”式在中古期萌生後，其佔比持續增長，至現代期已成為最具優勢的原型構式。在現代時期，具體用例高度集中於極少數原型成員。“A 乎其 A”式佔比高達 98.84%，其中僅“微乎其微”“神乎其神”“難乎其難”三者就佔據了 98.2%。這意味着該構式在現代漢語中已完全規約化為一個以少數高頻習語為核心的、使用高度固化的詞彙性構式。

3.1.2. 構件性質

構式的構件選擇並非任意，而是受主觀極量強度的構式義制約，主要表現為常項的凝固性與變項的選擇性兩大特徵。

首先，從常項來看，“乎其”表現出極強的凝固性。上古時期，“乎”與“其”是獨立的虛詞，處於跨層連用狀態，結構鬆散。從中古開始，在重新分析機制作用下，二者邊界模糊，逐漸詞彙化為一個整體。在現代漢語中，“乎其”已凝固為一個不可

分割的功能性單位。任何試圖分裂“乎其”的嘗試都會導致構式義的消失，回歸到上古時期鬆散的跨層連用狀態，如“危乎？其危！”（《南京晚報》1935-01-13）構成了“提問—回答”的關係。這種凝固性的形成，源於“乎”與“其”各自豐富的用法，《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 2010: 42, 122-123）和《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2016: 547, 1023）中“乎”

“其”的用法分別有 12 種和 7 種、18 種和 8 種，易產生不同的語義搭配。這種強凝固性，是“乎其”能夠被視為一個整體參與構式構成的形式基礎。

其次，變項 A 和 A' 的性質則較為複雜。第一，以相對性質形容詞為主。進入構式的 A/A' 通常帶有 [-客觀，+主觀，+評價，+程度] 的義素特徵，構式的作用就是將這些義素推向極致，因此性質形容詞是主要准入類別。羅瓊鵬（2018）認為絕對形容詞與相對形容詞在語義表達上的區別是：絕對形容詞具有上限（最大標準）/下限（最小標準），相對形容詞沒有上限也沒有下限。從歷時語料看，上古期的“誠”“敬”“忠”，中古期的“雜”“小”“遠”，到近代和現代期的“微”“難”“神”均符合這一特徵，體現構式對構件詞性的篩選。第二，前 A 與後 A 或 A' 並列限制。在前三個時期，大多數構例中二者可以獨立組成並列式複合詞或短語，佔比在 62.5%—69.6% 之間，說明早期構式與並列複合詞法之間的密切關聯。然而，在現代期，這一比例驟降至 25%。這一變化表明，現代期已從並列語義強化轉變為構式義專屬表達，A 的語義需依賴構式整體才能完整呈現，構式化對構件組合關係進行了重塑。第三，A/A' 修飾限制。中古期、近代期曾出現 A/A' 前加程度副詞或詞頭的情況，這是構式未完全固化、成分尚保有一定句法自由的體現，如“憂乎其甚難”“綽乎其有裕”。現代漢語中，此類內部修飾已完全消失，程度副詞只能置於整個構式之前，如“最玄乎其玄”“很微乎其微”。這一限制源於構式已固化為極量表達單位，內部構件無需額外修飾，外部修飾可進一步強化構式整體的程度義。

3.2. 構式義及其浮現機制

馬文津等（2023）指出半圖式構式的意義描寫涉及詞彙意義、語法意義、語用功能和人際功能。由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計算語言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2018）建設的“現代漢語構式知識庫”¹⁰收錄了構式“A 乎其 A”，釋為“非常 A”，未能全面揭示“A 乎其 A/A”的構式義。本文認為“A 乎其 A/A”核心構式義應為：通過形容詞後綴‘乎’與前置加強助詞‘其’的協同作用，輔以同/近義重疊所激發的主觀強化效應及比較語境帶來的增量/減量感知，使得 A/A' 的描寫義得到極大增強，並承載強烈的個人情感色彩，最終固化為表達‘極其’‘非

¹⁰ 現代漢語構式知識庫：<https://ccl.pku.edu.cn/ccgd/>。

常’等極致程度的主觀評價標記。該構式常帶有誇張、諷刺或強調的修辭效果，是現代漢語中一個兼具強烈文言色彩與鮮明主觀性的固定表達格式。

這一構式義的形成伴隨構式化進程，通過特定的語義語用機制逐步浮現並最終規約化的。基於歷時語料的考察，其浮現機制主要表現為以下四種，且在不同歷史時期發揮著不同程度的作用。

第一，並舉機制下的語義聚焦。通過與同義或近義詞語的並列配置，該構式得以在語義場中被反復啟動和強化，從而聚焦其極致程度的核心語義。這種並舉自上古時期便已存在，並貫穿整個發展歷程。上古期如例（4）“洞洞乎其敬”與“屬屬乎其忠”並列使用，通過“乎其”結構的重複，形成語氣累積，初步凸顯“恭敬”“忠誠”的強化表達。中古期，同義構例集群化並列，如例（26）“綽乎其有餘裕”“浩乎其沛然”同義連用，使“充足”的語義增量得以聚焦。近代期至現代期，核心構例的並列成為常態，典型如例（15）“既荒且唐”“荒乎其唐”“無一而不荒唐者”的多重並舉；再如例（27）“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和例（28）“莫測高深”“神乎其神”“疏而不漏”“美妙絕倫”並舉，共同構建出一種規模巨大、神秘莫測、超乎尋常的認知，強化了“浩乎其大”“神乎其神”的渲染效果。

- (26) 一惟其學之達，綽乎其有餘裕，浩乎其沛然者，可以充之天下，不獨虛名之取也。（《方舟集》）
- (27) 人能心會而身履之，口誦而書存之，則必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非江海而潤，非雨露而澤，非日月霜雪而光華嚴厲。（《九靈山房集》）
- (28) 這樣看待文化，界定文化，雖然未必就像所說的那樣高深莫測、神乎其神、疏而不漏、美妙絕倫，但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CCL·《人民日報》1991年）

第二，對舉機制下的語義強化。通過對反義或形成強烈對比的詞語進行對舉配置，該構式的語義表徵能力得到凸顯。中古時期是此機制的關鍵觸發期。如例（29）通過“雜”與“醇”的對立，反差地將內容龐雜與思想純粹的程度推向極致。這一模式延續至近代與現代，如例（31）“微乎其微”與“舉足輕重”的對舉，構建“極小”與“極大”的張力，使“微乎其微”的語義強度得到放大。

- (29) 數萬言皆造修途，千百世以為至寶。雜乎其雜，當殊太史之書；醇乎其醇，可擬孟軻之道。奈何智有失慮，人無全能，一則晦名於天祿，一則朽骨於蘭陵。（《無為集》）
- (30) 心之大也，無中無邊，混天地以為體，囿於耳目，則藐乎其小，不自知其大矣。（《莊渠遺書》）

- (31) 關係親密到極致的人之間就會生出間隙，冷漠蠻橫就是“風吹日曬雨蝕”，然後只留待一件極微小的事便會爆發，最後分崩瓦解，這個極微小的事就叫“壓跨驢子的最後一根稻草”。微乎其微，又舉足輕重。（CCL·網絡社區問答·2010年代）

第三，比較機制下的語義增量。通過建立層級或序列上的比較關係，該構式能夠動態地實現語義的增量表達。如例（32）通過線性比較序列，使“難乎其難”成為整個比較鏈條的終極結論，成為表示“困難之最”的語義層級。

- (32) 做人難，做女人更難，做名女人難乎其難。（微博長沙硬核文化 2024-03-26）

第四，語用推理機制下的語義吸收。彭睿（2017: 72）認為語用推理在廣義語境吸收的過程中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因為語義吸收項從語境中獲得的語義特徵是語用推理的重要基礎（內部依據）；無論是聽者角度的會話性推理，還是言者角度的會話隱含，都可以看成是會話推理語義化過程。在構式化早期，構式整體意義的解讀高度依賴具體語境，聽者通過語用推理來獲得“極其A”的解讀。隨著使用頻率的增加，這種推理意義逐漸被吸收、固化到“A乎其A/A”形式本身。如中古期的例（5）聽者結合前文的具體數據，推理出“收入遠超所需，因此極其充足”的結論，“需乎其有餘”在此語境中吸收了這一推理義。近代期如例（33）“極其困難”的含義正是從“悶咳”“急得通紅”等生動的細節描寫中推理得出的，但推理過程縮短。現代期如例（34）結合前文“文盲、半文盲佔80%以上”和“入學率很低”的背景資訊，通過層級推理，準確理解“微乎其微”在此處所指代的比例極低到幾乎可以忽略的具體語義，但其實此時聽者推理已近消失，相關推理義在“A乎其A/A”中已完成語義化，成為構式固有的規約意義。

- (33) 忽見禁卒將草紙在嘴邊一蒙，只見薛敖曹將眼睛一閉，連連的悶咳了數聲，復將眼睛睜開，滿臉急得通紅，欲想說半句言語，卻是難乎其難。（高佩羅《狄公案》）

- (34) 我國有5000多萬殘疾人，而其中文盲、半文盲佔80%以上，學齡殘疾人入學率很低，上大學的比率更是微乎其微。（CCL·《人民日報》1990年）

3.3. 構式形成機制及動因

構式化的本質是形式與意義的漸進整合，縱觀語義強渲構式“A乎其A/A”的歷時演變，其形成機制是以重新分析為句法基礎，以仿造類推為擴散路徑，以固化規約為定型保障；核心動因則是漢語“雅”“俗”雙重語用需求合力、極量語義表達的有

效拓展，以及白話文興起帶來的語言系統轉型，三者共同支撐構式完成從跨層組合到定型構式的演化。

3.3.1. 構式形成機制

其一，重新分析。重新分析是語義強渲構式“A 乎其 A/A'”得以誕生的最根本的句法機制，其核心在於成分間關係的重組。在上古時期，“乎”是附著於形容詞後的助詞，增強狀態描摹性；“其”是附著於後一成分前的助詞，起輕微加強作用。二者線性序列上相鄰，但句法上分屬不同層次，是一種鬆散的跨層連用，整體意義大致是成分義的加合與修辭性強化。從中古時期開始，在反復使用於並舉、對舉、比較等高强度強調語境中，該結構的內部邊界逐漸模糊。“乎”與“其”各自的獨立語法功能弱化，二者被重新分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單位，共同充當嵌在 A 與 A' (或 A) 之間的功能性標記。這一轉變的標誌性證據是中古期開始出現的“A 乎其 A”式，後項 A 完全複現前項 A，“乎其”已被視作一個將 A 包裹起來進行極量強調的固定框式標記，而非連接兩個獨立表述的成分。

其二，仿造類推。仿造類推以已固化的構式為原型，豐富構式種類，是構式擴大使用範圍的重要機制。這一過程可分為兩個維度：一是同義類推，圍繞同一語義範疇形成多形式的“疊/綴單音式”。中古至近代期，表“非常充足”“非常困難”意義的表達，通過調整前項重疊形式、添加輔助成分等方式，豐富構式的語義表達層次，同時維持核心強渲功能的一致性。二是同構類推，以核心構例為範本進行成分替換。現代期構式能產性雖有所收斂，但類推機制仍在發揮作用，網絡語體與報刊中出現的“危乎其險”“神乎其妙”“滑乎其稽”“神乎其乎”等臨時構例，均是對原型框架的創造性仿用，屬於同構類推，證明構式仍保有一定的活力。典型案例如(35)“鬼乎其鬼”對“神乎其神”的直接仿造。

- (35) 創作離不開虛構是真理，但“虛構不能離開真實”卻未必是真理。看看有些大作虛構得神乎其神，鬼乎其鬼，連人間煙火也聞不到了，便是證明。(CCL·《人民日報》1988年)

其三，固化與規約。陳西、束定芳(2020)指出使用、固化和規約化三者互相影響，使用影響固化和規約化，固化和規約化反之也影響使用，固化和規約化通過使用相互影響。“A 乎其 A/A'”結構的高頻使用和社會約定俗成最終使構式完全定型，並規約化了其使用模式。至現代，經過長期篩選，“微乎其微”“神乎其神”等少數構例因使用頻率極高、語義表達極具典型性而成為該構式的原型成員，它們被收錄進《現代漢語詞典》等權威辭書，標誌著其詞彙化與規約化的完成。與現代漢語時期構式高度集中於少數原型成員相伴，其整體能產性顯著下降，構式的圖式性從中古和近代較

為寬泛的多種類收斂至現代以“A 乎其 A”為主導的狹窄圖式。新的類推創造雖偶有出現，但多屬臨時性的修辭仿造，接受度有限，無法撼動原有核心成員的地位。

3.3.2. 構式形成動因

一是“雅”與“俗”的雙重語用需求合力。“雅”與“俗”並非簡單的對立，而是指該構式適應了不同層面、不同語體的表達需求，共同支撐了其生命力。

“雅”的需求體現為對莊重典雅表達與四音節韻律的追求。呂叔湘（1963）指出：從歷史上來觀察，就會發現，四音節好像一直都是漢語使用者非常愛好的語音段落。張維耿（1985: 72）也認為漢語有“偶語易安，奇字難適”的民族特色。當 A/A' 為單音節時，“A 乎其 A/A'”自然形成四音節結構，兼具韻律和諧與文言色彩。該構式源自文言，自中古以降便常見於文集、奏議、筆記等典雅書面語；在現代漢語中，這一功能延續於《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學術評論及正式書面語中，其文言殘留的格式與四音節的莊重感，使其成為表達鄭重評價、突出核心觀點的有效手段。《人民日報》大量使用該構式符合官方話語體系的語體要求。

“俗”的需求表現為日常情感宣泄與極量表達的適配性。“俗”並不是指低俗，而是貼近口語場景與即時情感互動的語用特徵。構式在語法化的過程中伴隨著構式語義的“主觀化”（沈家煊 2001；陳西、束定芳 2020）。近代白話小說中，如例（12）至（15），“微乎其微”“神乎其神”“難乎其難”“荒乎其唐”等構例用於人物對話與情節描述，通過極致化表達增強敘事感染力，服務於通俗文學中誇張、嘲諷、感嘆等情感表達；在網絡時代，該構式的主觀極量核心義被極大啟動，成為情緒輸出的高效格式。如隋岩等（2021: 149）指出情緒化表徵是網絡語言創作的內生動力，人們會選擇通過網絡語言來進行情緒發泄和引導。因此，在微博、論壇、社交媒體的口語化或半口語化表達中，語義強渲構式“A 乎其 A/A'”被用於吐槽、讚嘆、諷刺、抱怨等情感密集型語境，起到快速聚焦焦點、宣泄強烈情緒的作用，如例（21）（22）（24）。

二是極量語義表達的有效拓展。本文認為“A 乎其 A/A'”構式的成功，核心在於它提供了一種高度經濟且語用效果突出的極量表達手段。與常規的“程度副詞 + 形容詞”結構相比，該構式通過將形容詞嵌入“乎其”框架並輔以同形或近義重複，在詞彙層面浮現“程度頂點”或“主觀極量”的語義，形成了一種內化的程度強化機制。這種結構帶來了雙重優勢，一方面表達的經濟性：它無需依賴外部程度副詞，僅憑自身形態即可達成極致評價；另一方面語用的強化性：其凝固的格式與文言殘留色彩，往往比分析性的程度副詞結構攜帶更強的主觀感情色彩與修辭力度。如“難乎其難”不僅表示“極其困難”，更隱含了說話者的感嘆、無奈或強調的口氣；“神乎其神”在傳達“非常神秘”之餘，還常帶有驚嘆或戲謔的語用效果。這使得它成為比常規程度表達更具表現力的優選。因此，該構式在常規程度表達的基礎上，進行了一種功能專門化的互補與升級，使它在漢語表達體系中佔據了一個位置。

三是白話文興起推動構式最終完成了詞彙化。“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的白話文逐漸取代文言文，是該構式形成的最終決定背景。從上古、中古到近代，“乎”和“其”作為獨立的文言虛詞，在語言系統中仍活躍存在，具有多種語法功能，與具有構式義的“A 乎其 A/A”結構始終共存，如例（1）（2）（10）（11）（16）（17）。到了現代，這一變革徹底改變了“乎”“其”的語言生存環境，二者作為能產的獨立虛詞在白話文中基本消亡，其原有的多種語法功能及跨層組合的可能性隨之消失。這迫使“A 乎其 A/A”結構徹底脫離文言句法體系，無法再被分析或衍生為新的句法組合，從而加速了其詞彙化進程。其結果就是，近代尚存的多樣的“疊/綴單音式”在現代急劇萎縮，僅少數構例因其格式凝固、意義整體化且具有獨特的強調效果，得以完全固化為作為不可分析的文言遺產或習語性單位保留在現代漢語詞彙庫中。可以說，白話文的興起清除其文言分析的土壤，最終完成了該格式從能產框架到定型詞彙的轉變。

3.4. 構式演變的動力小節

結合第二節“A 乎其 A/A”的構式化歷程和本節上述內容，我們可以發現“A 乎其 A/A”構式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其原因是語言系統內部競爭、認知加工機制與社會語言環境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

上古期，該結構僅處於萌芽階段而未能啟動實質性的構式化，主要原因在於“乎”與“其”作為獨立的文言虛詞在當時語言系統中功能活躍、能產性強，其跨層連用仍可從成分義線性推知，尚未形成重新分析的句法語義條件，未能內化為構式本身的固定義。中古期成為構式化的關鍵突破期，其來自內外兩方面動力的驅動，內因在於“乎”與“其”功能的虛化與邊界模糊觸發了重新分析，外因則與中古漢語雙音化趨勢加速、四音節韻律偏好強化密切相關。到近代期，構式化得以深化並進入鼎盛，主要得益於白話文學興起帶來的語體拓展與社會語用需求的強力催化。現代期則急劇收斂，其深層原因在於“五四”白話文運動帶來的語言系統重構。“乎”“其”作為獨立虛詞退出日常語言系統，使該構式失去文言句法分析的基礎，被迫從能產框架轉向為儲存性的詞彙成員。少數高頻構例因其格式凝固、意義整體、語用效果突出而被保留，成為現代漢語中的文言遺產。

4. 從“A 乎其 A/A”構式看“乎其”的構式中綴性

在梳理“A 乎其 A/A”構式化歷程與系統特徵的基礎上，本節聚焦探討其核心常項“乎其”的性質界定。鑒於漢語中綴研究長期存在概念邊界模糊與功能認定分歧，本文結合 Booij（2010: 2, 89）的構式形態學（Construction Morphology）理論，進而提出：“乎其”不宜簡單歸為傳統詞法系統中的中綴，而應被理解為特定構式框架規

約下的“構式中綴”。其中綴性並非自身固有的詞法屬性，而是源於“A 乎其 A/A”這一整體構式在歷時演化中高度固化與整合的結果；它僅在所屬構式系統內表現出位置固定、功能虛化等形式特徵，一旦脫離該構式框架，則失去獨立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4.1. “乎其”中綴性

漢語中綴研究可大致分為模糊探索階段、術語提出與規範階段、質疑與論證階段。一般認為中綴研究從胡附、文煉（1954）〈詞的範圍、形態、功能〉及鍾稔（1954）〈談怎樣分別詞和語〉開始，此二篇文章認為“看見”“聽見”一類動詞中間能插進“得”“不”，且該現象是漢語的一種構詞形態，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中綴”的概念，但引發學界對此現象的關注。隨後陸宗達、俞敏（1954: 117）的“詞嵌”，黎錦熙、劉世儒（1959: 564）的“鑲嵌式”，高名凱（1957: 21）的“中加成分”，周法高（1962: 202）的“中附語”等術語開始出現，直至趙元任（1979: 133）《漢語口語語法》和呂叔湘（1979: 48）《漢語語法分析問題》提出“中綴”，“中綴”便成為學界普遍用以指稱位於詞根中間的詞綴的術語。對於中綴的界定，學界已有共識是：固定於詞語中間位置、具有複呈性、不表示實在意義的詞綴；分歧點主要在：抽去中綴之後是否為一個自足單位？中綴是否前後粘著？對此，李榮嵩（1986）認為中綴插入前，原結構是一個實際存在的詞，“黑不溜秋”“噤裏咕嚕”除去“不”“裏”後並不是漢語中實際存在詞，因此“不”“裏”不是中綴。祝克懿（1994）認為中綴是構成新詞的必有成分，即前後語素組合不成詞；中綴是定位的不自由語素，後附著前語素，前附著後語素，把前後語素連接為一個整體，即既前附又後附。周荐（2016: 78）則認為可以把界定條件放寬鬆一些，“中不溜”“樂不得”的“不”和“荒乎其堂”的“乎其”都可以認為具有中綴的資格，但指出中綴是不附麗於前後任何一個字的。各家判斷是廣義中綴和狹義中綴的區別。

結合廣義與狹義中綴的界定標準，“乎其”的中綴屬性具備一定理據：

一方面，符合共識性標準。“乎其”在構式中位置絕對固定，始終嵌於 A 與 A/A' 之間，形成“A 乎其 A/A'”的穩定框架，體現出明確的複呈性；其語義已完全虛化，不再保留上古時期“乎”作為形容詞後綴、“其”作為加強助詞的獨立功能，而是與構式整體結合表達“主觀極量”的強渲染義，不承載實在詞彙意義。

另一方面，回應分歧性爭議。從“自足單位”來看，構式中既有“荒乎其唐”“渺乎其小”等抽去“乎其”後“荒唐”“渺小”為自足詞語的情況，也有“微乎其微”“難乎其難”等抽去後無法獨立成詞的構例，覆蓋廣義中綴的界定範圍；從“前後粘著”來看，歷時演化中“乎其”的粘著性逐漸變化，上古至中古期與前後 A 的粘著性較強，現代期則凝固為獨立功能單位，在變異構式“神乎其乎”“若乎其微”中分別依附於前項或後項，兼具粘著與獨立的雙重特徵，符合中綴的功能彈性。

4.2. “乎其”構式中綴性

所謂“構式中綴”，指其並非一個自由能產、可廣泛應用於不同詞根的詞法單位，而是特指特定構式內部的一個固定形式槽位填充項。它的“中綴性”完全依賴於其所嵌入的構式範本，並在該範本內獲得其形式合法性與功能價值。一旦脫離該構式，其作為“中綴”的功能即告消失。對於“A 乎其 A/A”構式而言，“乎其”正是這樣一個構式中綴。其核心特徵在於：

一是功能是標識構式，而非獨立構詞。“乎其”的存在，首要目的不是為了創造新詞，而是為了標識說話者正在使用“A 乎其 A/A”這一語義強渲構式。它不具備如前綴“阿”“第”“們”，后綴“子”“兒”“頭”，或典型中綴“裏”“不”那樣的自由組合與類推構詞能力，無法脫離該構式附加於其他詞根生成新的表達。二是語義由構式整體浮現。“乎其”自身的語義已高度虛化，其“加強”“渲染”的語用效果由整個構式“A 乎其 A”的圖式義所賦予。三是形式特徵是構式化的產物。“乎其”在結構位置上的絕對中置性、在韻律上的緊密綁定以及在圖式內的強制性複呈，都是該構式在歷時演化中高度固化與整合後，在表層形式上投射出的清晰標誌。換言之，其“中綴性”是構式深度整合的“果”，而非引發構式化的“因”。

因此，“乎其”所顯現的“中綴性”，實質上是構式化進程步入最終階段的形式表徵。它的核心功能並非如典型中綴那樣參與能產性構詞，而在於標識並啟動“A 乎其 A/A”這一特定的、固化的語義強渲構式。

4.3. 構式中綴性的啟發與價值

將“乎其”定位為構式中綴，一方面為呂叔湘先生關於“乎其”中綴性的經典論述做些補充，另一方面也為漢語中綴研究提供了新視角。

呂叔湘在《漢語語法分析問題》（1979: 49）中首提中綴，並以“乎其”作例：

又如有一個只在幾個詞裏出現的中綴乎其：神乎其神，微乎其微，荒乎其唐；我們不能仿造說妙乎其妙，細乎其細，慷乎其慨。

按：一是從歷時視角看，“乎其”有一定構例類型，前文統計數據顯示，上古、中古、近代和現代的構例種類分別有 8 種、55 種、91 種、24 種，其中“純單音式”的種類分別有 3 種、26 種、45 種、19 種。二是因其構式性而具備一定複呈能力，可臨時仿造說“妙乎其妙”“細乎其細”“慷乎其慨”，如：

(36) 一般的人們，總是鼓其三寸簧舌，紙上談兵的救國，說得妙乎其妙，可是對事實上有無裨益呢！！（吉安商報 1935-10-14）

- (37) 上面綁著一根漁線，魚竿下端還繫著一個能夠漂浮在水上判斷細乎其細的漁線是否顫動、魚是否吃上魚餌的鮮豔魚浮。（徐文《家家扶得醉人歸》）
- (38) “而……李老四，縣長！又是掏泥大的朋友，……起初我滿不在乎來……”祝老夫子慷乎其慨的又說了。（祝秀俠《祝老夫子》）

這一研究思路的價值在於，不局限中綴研究的孤立定性，而是將成分性質與構式演化相結合。構式為“乎其”提供了固化的位置與語義語境，使其從獨立虛詞凝固為中綴；“乎其”的中綴化又反過來強化了構式的圖式性與規約性，形成“構式一成分”的協同演化關係。這種視角或許可為“A裏AB”（糊裏糊塗）之“裏”、“好不X”（好不熱鬧）和“A不BC”（酸不拉幾）之“不”等中綴成分的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思路。

5. 結語

構式理論為漢語詞彙研究帶來了新的思路，如宋作豔（2019, 2022）探討了構式詞法問題，陳練軍（2023）探討整體部分構式的歷時演變，但尚未發現用以詞綴研究的系列成果，值得繼續探索。基於對構式整體歷程與特徵的把握，研究發現，在“A乎其A/A”構式化過程中，“乎其”從兩個獨立的虛詞序列，逐漸規約化為構式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固定常項，同時涉及“乎其”的語義消退與功能專化的語法化、整體存儲與使用的詞彙化、文體功能的豐富的語用化。“乎其”在形式上展現出一定的中綴性特徵，但這一形式是“A乎其A/A”構式高度固化、內部整合性增強的直接結果與外在標誌。它提示我們，漢語部分爭議性中綴的身份，可能需從其所屬構式的演化成熟度中獲得解釋。

附錄

“A乎其A/A”構式歷代語料詳表

（一）上古期構例

A乎其A'：懇乎其誠、懿乎其純，均1次；頽乎其順，2次。

AA乎其A'：洞洞乎其敬、齊齊乎其敬、愉愉乎其忠、屬屬乎其忠，均1次；溫溫乎其和，2次。

（二）中古期構例

A乎其A：醇乎其醇、肆乎其肆、雜乎其雜、至乎其至，均1次；防乎其防，3次。

A 乎其 A'：皜乎其白、寂乎其清、戛乎其難、漻乎其清、凜乎其清、藐乎其小、邈乎其遠、肅乎其嚴、溫乎其仁、幽乎其閑、愉乎其和、淵乎其長、淵乎其淳、原乎其始、卓乎其傑，均 1 次；渺乎其小、懿乎其純，均 2 次；岌乎其危，3 次；凜乎其嚴，7 次；溫乎其和，9 次；頽乎其順，19 次。

AA 乎其 A'：岌岌乎其危、巍巍乎其隆，均 1 次；肅肅乎其敬、窅窅乎其深、雍雍乎其和、彰彰乎其明，均 2 次；齊齊乎其敬、愉愉乎其忠，均 3 次；溫溫乎其和，5 次；戛戛乎其難，27 次。

A 乎其有 +A'：綽乎其有裕、井乎其有條，均 1 次；寬乎其有容、霈乎其有餘，均 2 次；沛乎其有餘，4 次；綽乎其有餘，6 次。

A 乎其 A' 然和 A 然乎其 A'：儼然乎其敬，1 次；浩乎其沛然，5 次。

A 乎其 ad+A' 和 ad+A 乎其 A'：邈乎其甚遠、甚洋洋乎其大，均 1 次；戛乎其甚難，2 次。

“疊 / 綴單音式” 1 至 4 的組合：綽綽乎其有裕、溫然乎其雍、兢兢乎其甚謹、洋洋乎其浩博、戛戛乎其甚難，均 1 次。

A 乎其有 A (X+Y) ”：昭乎其分明，1 次；沛乎其有餘裕，2 次；綽乎其有餘裕，3 次。

(三) 近代期構例

A 乎其 A：純乎其純、惕乎其惕、危乎其危、虛乎其虛，均 1 次；醇乎其醇、難乎其難、神乎其神、微乎其微、淵乎其淵，均 2 次；肆乎其肆，5 次；防乎其防，10 次。

A 乎其 A'：藹乎其厚、藹乎其溫、本乎其質、粹乎其淳、寂乎其清、皦乎其清、眇乎其微、深乎其困、溫乎其潤、懿乎其純、愉乎其和、淵乎其源、淵乎其長、秩乎其度、秩乎其倫、卓乎其傑，均 1 次；藹乎其睦、浩乎其大、浩乎其深、荒乎其唐、巋乎其高、邈乎其遠、巍乎其高、溫乎其恭、淵乎其深、湛乎其清，均 2 次；灑乎其清、漻乎其清、凜乎其嚴，均 3 次；藐乎其小，溫乎其和，均 4 次；岌乎其危，5 次；戛乎其難，7 次；頽乎其順，18 次。

AA 乎其 A' ” 和 A 乎其 A'A'：耿耿乎其忠、皜皜乎其潔、恐恐乎其憂、凜凜乎其嚴、邈乎其寥寥、穆乎其諄諄、屬屬乎其敬、肅肅乎其嚴、巍巍乎其大、洋洋乎其大、洋洋乎其盛、怡怡乎其和、抑抑乎其恭、翼翼乎其恭、悠悠乎其長、黝黝乎其幽、煜煜乎其光，均 1 次；戛戛乎其艱、懇懇乎其誠、碩碩乎其大、溫溫乎其和、鬱鬱乎其盛，均 2 次；岌岌乎其殆、岌岌乎其危，均 3 次；渺乎其悠悠，均 4 次；戛戛乎其難，18 次。

A 乎其有 +A': 充乎其有餘、凜乎其有戒、沛乎其有餘、霈乎其有餘、蔚乎其有文，均 1 次；井乎其有條，6 次；秩乎其有序，7 次；綽乎其有餘，11 次。

A 乎其 A' 然” 和 A 然乎其 A': 浩乎其沛然，7 次。

“疊 / 綴單音式” 1 至 4 的組合：綽綽乎其有餘、井井乎其有條，均 4 次。

A (A) 乎其 (有) A^(X+Y): 蕩蕩乎其廣遠、渾渾乎其深大、窅乎其幽深、平平乎其平易、慥慥乎其篤實、秩秩乎其有序次，均 1 次；翼翼乎其謙恭，2 次；綽乎其有餘裕、綽綽乎其有餘裕、沛乎其有餘裕，均 3 次。

(四) 現代期構例

A 乎其 A: 鬼乎其鬼、妙乎其妙、熱乎其熱、善乎其善、險乎其險，均 1 次；危乎其危，2 次；玄乎其玄，19 次；難乎其難，110 次；神乎其神，743 次；微乎其微，2954 次。

A 乎其 A': 恰乎其當、神乎其怪、頹乎其順、鮮乎其微、懸乎其神，均 1 次；戛乎其難、藐乎其小，均 2 次；渺乎其小，6 次；荒乎其唐，9 次。

AA 乎其 A': 岌岌乎其殆，1 例；戛戛乎其難，16 例。

A 乎其哉: 難乎其哉、危乎其哉

若乎其 A: 若乎其微

鳴謝

本文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西交流背景下漢語詞彙學的構建與理論創新研究”（編號：21&ZD310）支持。《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和匿名評審專家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謹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 陳練軍。2023。漢語史上如何用詞彙構式表達整體部分關係。中國語文 3。303–316, 383。
 Lianjun Chen. 2023. Hanyushi shang ruhe yong cihui goushi biaoda zhengti bufen guanxi. *Zhongguo Yuwen* 3. 303–316, 383.
 陳西、束定芳。2020。新構式的固化—規約化分析——以“可能 V 了假 X”為例。語言教學與研究 5。103–112。
 Xi Chen & Dingfang Shu. 2020. Xin goushi de guhua-guiyuehua fenxi: Yi “keneng V le jia X” weili.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5. 103–112.
 高名凱。1957。漢語語法論。北京：科學出版社。Mingkai Gao. 1957. *Hanyu Yufa Lun*.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2010。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武漢：崇文書局；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Hanyu Dazidian Bianji Weiyuanhui (ed.). 2010. *Hanyu Dazidian*, di'er ban. Wuhan: Chongwen Shuju; Chengdu: Sichuan Cishu Chubanshe.
- 胡附、文煉。1954。詞的範圍、形態、功能。中國語文 8。3–7。Fu Hu & Lian Wen. 1954. Ci de fanwei, xingtai, gongneng. *Zhongguo Yuwen* 8. 3–7.
- 姜望琪。2022。“構式”定義的變遷。語言學研究 1。5–15。Wangqi Jiang. 2022. “Goushi” dingyi de bianqian. *Yuyanxue Yanjiu* 1. 5–15.
- 蔣宗許。2009。漢語詞綴研究。成都：巴蜀書社。Zongxu Jiang. 2009. *Hanyu Cizhui Yanjiu*. Chengdu: Bashu Shushe.
- 黎錦熙、劉世儒。1959。漢語語法教材（第二編）：詞類和構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Jinxi Li & Shiru Liu. 1959. *Hanyu Yufa Jiaocai*, di'er bian: *Cilei he Goucifa*.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李榮嵩。1986。中綴試探。天津師大學報 2。88–90。Rongsong Li. 1986. Zhongzhui shitan. *Tianjin Shida Xuebao* 2. 88–90.
- 李行健、蘇新春（主編）。2021。現代漢語常用詞表（第2版）。北京：商務印書館。Xingjian Li, Xinchun Su et al. (eds.). 2021. *Xiandai Hanyu Changyong Cibiao*, di 2 b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劉生良評注。2015。呂氏春秋。北京：商務印書館。Shengliang Liu (comm. & annot.). 2015. *Lüshi Chunq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陸宗達、俞敏。1954。現代漢語語法（上）。北京：群眾書店。Zongda Lu & Min Yu. 1954. *Xiandai Hanyu Yufa*, shang. Beijing: Qunzhong Shudian.
- 呂叔湘。1963。現代漢語單雙音節問題初探。中國語文 1。10–22。Shuxiang Lü. 1963. Xiandai Hanyu dan shuang yinjie wenti chutan. *Zhongguo Yuwen* 1. 10–22.
- 呂叔湘。1979。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Shuxiang Lü. 1979. *Hanyu Yufa Fenxi Went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羅瓊鵬。2018。等級性、量級結構與漢語性質形容詞分類。漢語學習 1。27–38。Qiongpeng Luo. 2018. Dengjixing, liangji jieou yu Hanyu xingzhi xingrongci fenlei. *Hanyu Xuexi* 1. 27–38.
- 馬文津、劉文秀、邱瑩、施春宏。2023。構式形式和意義描寫的基本原則與參考框架。當代語言學 5。734–756。Wenjin Ma, Wenxiu Liu, Ying Qiu & Chunhong Shi. 2023. Goushi xingshi he yiyi miaoxie de jiben yuanze yu cankao kuangjia. *Dangdai Yuyanxue* 5. 734–756.
- 彭睿。2017。“語境吸收”芻議。見邵敬敏、杉村博文、馮勝利、楊凱榮等著，語言學研究的多元視野——慶祝史有為教授八十華誕文集，64–73。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Rui Peng. 2017. “Yujing xishou” chuyi. In Jingmin Shao, Hirofumi Sugimura, Shengli Feng, Kairong Yang et al., *Yuyanxue Yanjiu de Duoyuan Shiye: Qingzhu Shi Youwei Jiaoshou Bashi Huadan Wenji*, 64–73.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Guoji Youxian Gongsi.
- 錢乃榮。1990。現代漢語。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Nairong Qian. 1990. *Xiandai Hanyu*. Beijing: Gaodeng Jiaoyu Chubanshe.
- 錢興奇譯注。2019。禮記（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Xingqi Qian (trans. & annot.). 2019. *Liji*, shang.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 沈家煊。2001。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外語教學與研究 4。268–275, 320。Jiaxuan Shen. 2001. Yuyan de “zhuguanxing” he “zhuguanhua”.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4. 268–275, 320.



- 施春宏。2011。漢語基本知識（語法篇）。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Chunhong Shi. 2011. *Hanyu Jiben Zhishi, yufa pian*. Beijing: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 施春宏。2017。構式語法的理論路徑和應用空間。漢語學報 1。2–13, 95。Chunhong Shi. 2017. Goushi yufa de lilun lujing he yingyong kongjian. *Hanyu Xuebao* 1. 2–13, 95.
- 宋作豔。2019。從詞彙構式化看 $A_1A_2A_3$ 的詞彙化與詞法化。世界漢語教學 2。201–213。Zuoyan Song. 2019. Cong cihui goushihua kan $A_1A_2A_3$ de cihuihua yu cifahua. *Shijie Hanyu Jiaoxue* 2. 201–213.
- 宋作豔。2022。構式詞法的特點及其對漢語詞法研究的啟示——以菜名的命名模式為例。語言教學與研究 2。88–102。Zuoyan Song. 2022. Goushi cifa de tedian ji qi dui Hanyu cifa yanjiu de qishi: Yi caiming de mingming moshi weili.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2. 88–102.
- 隋岩等。2021。網絡語言與社會表達。北京：科學出版社。Yan Sui et al. 2021. *Wangluo Yuyan yu Shehui Biaoda*.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 特勞戈特、特勞斯代爾。2019。構式化與構式演變。詹芳瓊、鄭友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Elizabeth Traugott & Graeme Trousdale. 2019. *Goushihua yu Goushi Yanbian*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trans. by Fangqiong Zhan & Youjie Zheng.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向熹。2010。簡明漢語史（上）。北京：商務印書館。Xi Xiang. 2010. *Jianming Hanyu Shi*, shang.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張維耿。1985。漢語修辭的民族特色初探。見中國修辭學會（編），修辭學論文集（第三集），68–80。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Weigeng Zhang. 1985. Hanyu xiuci de minzu teshe chutan. In Zhongguo Xiuci Xuehui (ed.), *Xiucixue Lunwenji*, disan ji, 68–80. Fuzhou: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 趙元任。1979。漢語口語語法。呂叔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Yuen Ren Chao. 1979. *Hanyu Kouyu Yuf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trans. by Shuxiang Lü.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2016。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北京：商務印書館。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ed.). 2016. *Xiandai Hanyu Cidian*, di 7 b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鍾稜。1954。談怎樣分別詞和語。中國語文 12。12–14。Qin Zhong. 1954. Tan zenyang fenbie ci he yu. *Zhongguo Yuwen* 12. 12–14.
- 周法高。1962。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編。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Fa-ko Chou. 1962. *Zhongguo Gudai Yufa: Gouci Bian*. Taipei: “Zhongyan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 周荐。2016。詞彙論。北京：商務印書館。Jian Zhou. 2016. *Cihui Lu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祝克懿。1994。中綴說略。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6–28。Keyi Zhu. 1994. Zhongzhui shuolue. *Guizhou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4. 26–28.
- Booij, Geert. 2010. *Construction morp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Constructionalization Process and Systematic Features of Chinese “A *huqi* A/A’”: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al Infix Nature of *huqi*

Yunbo Ca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 *huqi* A/A’” structure is a unique pattern in Chinese for expressing semantic intensification, persisting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present day. Based on a construction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nstructionalization of this structure began with the trans-layered juxtaposition of *hu* and *qi* in the ancient period. It progressed through the initial framing and reanalysis in the medieval period, the deepening of 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productivity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culminating in the convergence of schemas, prominence of prototypes, and complete constructionalization in the modern period. The constructional meaning evolved from early state depiction to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ubjective extreme quantity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The core features of this constructional system are: a three-tier hierarchy of construction types, strong solidification of constants, components primarily being relative qualitative adjectives, and the intensifying constructional meaning emerging through juxtaposition, contrast, comparison,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Reanalysis, analogical extension, and conventionalization are important mechanisms for its formation, while the dual expressive needs of “elegance” and “popularity” serve as its motivation. Its success mainly stems from the effective expansion of extreme quantity expression, and the rise of vernacular Chinese was the ultimate force driving its complete construc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alization, the constant *huqi* exhibits infix-like features in form, but its nature and function must be understood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as a whole, and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constructional infix mark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al perspective can provide a new 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infixes.

Keywords

“A *huqi* A/A’”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alization; construction features; constructional infix



通訊地址：北京 海澱區 北京師範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caoyunbobnu@163.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3月4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11月14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1月5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3月6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4月30日